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文学传统”的当代转化与内外路径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决绝姿态“打倒孔家店”以来,中国文学便置身于“古”与“今”、“中”与“西”的张力场中。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文学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从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对“旧形式”的取舍权衡,到4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对古典遗产的重新估价;从50年代“推陈出新”方针下对传统戏曲和小说的改造实践,到80年代“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从90年代先锋作家群体性的“回归古典”转向,再到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影视改编等新媒介形态对古典文本的征用与重塑,每一次时代转型都伴随着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阐释与激活。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在断裂与承续、批判与吸收、激活与转化之间反复调适的历史。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或致力于从思想史层面梳理新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或侧重从创作论角度分析当代作家对古典叙事技巧的创造性转化;随着数字媒介的勃兴,还有学者探讨经典在去中心化语境中的意义重构问题。这些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传统乃是当代实践中不断激活、挪用、重塑的动态资源;然而,尚有待于更具整合性的学术观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栏推出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刘名扬的《媒介变革与传统的公共阐释——以〈红楼梦〉的经典重构为中心》和谢亚丽的《鲁迅的三维时间观初探》,为“文学传统的当代转化”这一命题提供了互为补充的思考路径。

刘名扬的文章以《红楼梦》百年公共阐释历程为考察对象,在媒介变革的长时段视域中,勾勒出这部古典巨著从私人评点走向公共论域、从精英经典演化为“人民文化”的历史轨迹。文章呈现了一条清晰的媒介谱系:清末民初,报章媒介催生“小说话”等新型批评文体,推动《红楼梦》阐释从脂砚斋批语、程刻本评点附文转向副刊栏目中面向公众的发声,开启了其现代意义的生成;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从利用章回体“旧形式”走向激活“以人载世”的叙事智慧,莫言、格非、苏童等当代作家的叙事实践将《红楼梦》所代表的古典精神从形式范本提升为表现对象,再超越为精神气韵的源头;及至当下,网络同人创作、短视频“黛玉体”仿写、弹幕文化中的“红学梗”、互动视频游戏中的角色扮演,共同构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公共阐释空间。每一次技术迭代带来的文艺形态转型,都伴随着对文学传统的重新审视与激活,传统恰是在媒介变革、公共讨论、价值重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纳新的意义阐释。文章以媒介变革为经,以《红楼梦》阐释史为纬,揭示了传统转化的外部机制,即每一次媒介迭代既是技术载体的更替,也意味着经典与公众之间关系的重新配置。

谢亚丽的文章则将目光收敛至思想者个体的内部视域,以鲁迅文学创作为考察对象,深入解析其独特的三维时间观。文章发现,鲁迅对牺牲、黄金世界、记忆之苦、历史中间物等诸多命题的思考,都与其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情感态度相关。在“未来”维度,鲁迅经由自身生命体验,从主张者转向质疑者,其笔下的牺牲者群像,都指

向“牺牲以伺将来”的意义失效,由此戳穿了“未来黄金世界”的虚妄性。在“过去”维度,鲁迅在社会国家层面强调铭记历史创伤的重要性,在个体层面却敏锐察觉到“过去”之于人的沉溺性,由此揭示出记忆既是个体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基本材料,也可能营造出欺骗性的屏障;正是在对未来之虚妄与过去之沉溺的双重解构中,鲁迅确立了“现在”的绝对优先性。过去已经腐朽,未来尚不可知,唯有执着当下、采取行动,生命才能获得附丽的根基。文章在鲁迅的文学文本与生命哲学之间往复穿行,提炼出一种时间维度上的传统转化逻辑,即真正的传统承续,是对过去沉溺的超越、对未来幻象的戳破,更是将传统中仍具生命力的精神凝聚为当下行动的过程。

将两篇文章置于同一问题域中加以对观,可以发现它们从不同路径回应了同一个命题,即传统在当代如何得以重新激活。刘名扬的文章提供了一部外部视域下的媒介变革史,在长时段的文化传播脉络中,考察古典文本如何在印刷变革中不断完成公共化、去中心化、情感化的转型。谢亚丽的文章则贡献了一部内部视域下的个体思想史,在鲁迅的生命体验与文学文本之间,洞察思想者如何通过对时间维度的哲学思辨,实现对传统的辩证取舍。前者处理的是传统的外部传播机制,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经典出发走向大众;后者追问的是传统的内部转化逻辑,沉潜于幽微深邃的心灵世界,从个体出发走向时代。二者相合,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知识图景,即文学传统的当代转化,既需要在媒介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调整经典的呈现方式与参与门槛,使之从精英的知识占有转化为人民的文化资源,也需要在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与写作者内部,经由对传统的思辨与生命化体验,完成对其精神内核的重新理解与创造性重组。

传统始终是一个向当代提问的开放命题,永远处于生长与敞开的状态之中。历史何其深广,媒介何其纷繁,每一代学人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和学术积累出发,回到传统的源头处上下求索,定能在时代与文本、媒介与心灵的交汇地带,开辟出属于这一代人的阐释空间。本栏两篇文章的作者均为青年学人,这两篇文章既是其长期思考的阶段性的凝结,也是其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起点。诚然,部分论述或许还带着探索途中特有的、不惮于大胆判断的气质,但恰恰是这种探索中的锐气与生长性,构成了学术薪火相传的生动面貌。我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够构成一个开放的问题域和语义场,引发更多的关注、对话与深耕。